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故人往事”第一篇《戴车匠》，写的就是我的父亲戴桂林。这篇纪实性的小说我读了又读，愈读愈觉得亲切而感动。

我早就想写一点与这篇小说有关的文字。但因我从事外贸工作，弄文非我所长；再则我其时年仅八岁，记忆模糊，故未敢动笔。去年秋天，我回家乡高邮看望 93 岁高龄的大姐戴明霞，她至今耳不聾、眼不花，思维清晰。我们老姐弟俩在高邮东大街（现人民路）自家老宅中，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我问她是否记得汪曾祺老先生？她眼睛一亮说：“怎么不记得，就是竺家巷内的汪家大少爷，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他和我是一同一年出生的。”我告诉她汪老曾写过《戴车匠》，她说听人讲过，因识字不多没看过原文。我便把小说内容讲给她听。这一下打开了她的话匣子。

汪老家离我家只有二十多米远，年轻时的汪老是我父亲小作坊的常客，多半是依傍在车床上，父亲在上面一边做活，一边与他聊天。父亲在下面选择木料砍原坯时，他就坐在凹凸不平的粗糙作凳上，凳上常有刨花、木屑，有时沾得他满裤子，他总是微微一笑，手一掸之了。两人都抽烟，相互递送，不分你我，谈得很投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哈哈大笑。父亲喜欢他，也敬重他。小作坊内的生产工具，斧头、锯子、刀锤等他都可以用，就连车床他都可以上去踩动，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父亲对工具管理特别严，从不允许外人接触，唯独他例外。汪老有时还做我父亲的“下手”，“接接”“拿拿”或“带锯”。所谓带锯，木匠锯木料通常先用一只手或脚将木料固定，另一只手将锯子放在木料中，上下来回拉动。也可两人合作，另一个人在下面双手将锯子顺势向上托住下拉，这样锯木，人既省力，速度又快。由于汪老精细的观察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将车匠这个古老、稀少、尚无文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一年一度的腊八节即将到来，又要喝腊八粥了。

为什么每年要过腊八节呢?还得从头说起。我们中国人主要信奉三大教派：一、儒教，它的祖师爷便是孔丘，孔老夫子。二、释，佛教的祖师爷是释迦牟尼，即西天的如来佛。三、道教，道教的祖师爷是张道陵（老子），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教派。佛教之主释迦牟尼（约公元前 565 年——486 年），“释迦”本是古印度一个部落的名称。“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原名叫乔答摩·悉达多，被后人称为“如来佛”，“如来”是指从“如实”（绝对真理）之道而来，是公示真理的人。

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拘利族天臂城主善觉大王的妹妹摩耶公主。摩耶夫人 40 岁那年，一天她梦见一位仪表非凡的人骑着一头白象冲她凌空而来，突然白象钻入她的腹中。后来夫人怀了孕，第二年的四月初八，释迦牟尼出生到人间。此时仙乐齐鸣，百花盛开，天鸟齐唱。小太子出世，立即能行走，每行一步地上便盛开一朵莲花，太子一共走了七步，地上就开了七朵莲花，太子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释迦牟尼出生后的第十天，他的母亲就因病离他而去了。他十七岁时，娶了天臂城主善觉大王的长女为妻，不久妻子怀了孕，怀了六年后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罗喉罗。释迦牟尼二十九岁离开王宫出家修行。汉地佛教定二月初八为佛出家日。六年之后，他在一棵毕罗树下盘腿打坐，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了宇宙、人生的真谛，得到了解脱，于是悟道成佛，此时他三十五岁。汉地佛教定腊月初八（腊八）这天，所有寺庙都以粥供佛，后来就演化成我国民间喝“腊八粥”的习俗了……

1940 年 1 月 17 日（腊月初八）的早晨，一个小生命在高邮杨家坞的一间草屋里出生了，这个小生命就是我！

当时杨家坞（即现在的运河二桥对面）有一百多户人家，都是靠水吃水饭的。有渔民、草民、运输船民和开水产品作坊、开鱼行、开帮船（交通船）的，还有七八家开商店、鞋店、茶水炉的及卖苦力的挑夫，这里是高邮通往安徽及西北乡的冈桥、塔儿集等十多个乡镇的水上交通要道，是工业用品下乡、农副产品产品进城的集散地，同时

孟城驛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

汪曾祺和我的父亲戴车匠

□ 戴明生

的那一段，写得有声有色，令人叫绝：“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香瓜瓢，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都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汪老在小说中还记述我父亲小作坊内“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后来我知道，这副对子出自郑板桥，而写对子的“读书人”，不是别人，正是汪老自己。汪老是我父亲唯一有文化的朋友，写一副对子赠送是很平常的事。对子的内涵既符合汪老个性，又适合用在我父亲的小作坊内，表达对车匠手艺的赞许。为了求证此事，我又询问大姐。她一听就兴奋起来：“那副朱红对子是汪家大少爷送给老头子的，那天老头子高兴得不得了，很恭敬地贴在板壁上。还特地把我们姐妹几个人叫到一起，交待不许在上面乱涂乱画，更不准撕毁，否则重重处罚。”这与小说中写他喜欢这副对子是相吻合的。

我是 1940 年出生的，汪老在小说中也写了我 8 岁前后的一些趣事：喜欢玩“洋老鼠”，清明节坐在门坎上吃螺丝、打弹弓，特别写了父亲对我的宠爱，开始考虑我的前途。父亲后来没有让我学车匠手艺，我由私塾上到小学、中学，1965 年从南京中医学院中药系毕业，成了一名外贸工作者。1969 年父亲去世，车匠工具散失，小作坊板壁拆除，汪老的手笔也不知去向，我感到深深的歉疚。但我按原文自己写了一副对子，挂在书房内，不时与儿孙们谈论。《戴车匠》这篇小说自然作为家史的一部分传给后代。

闲话“腊八节”

□ 孙士琪

又是水上交通客运中心。杨家坞东临高邮城，紧靠京杭大运河，西有广阔的高邮湖，秦邮八景之“邗沟烟柳”“西湖雪浪”“耿庙神灯”就在它的身旁。它有很多的美丽传说和风景旖旎的自然风光。杨家坞还有一座高邮独一无二的水都天庙。它坐落在杨家坞的南港口西堤上，建于明朝，由于常年水患，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了清康熙 58 年，庙里僧人化缘原地修缮，后改为水月庵（此庵 1958 年因发大水被拆毁了）。水月庵山门朝南，后门朝东，共有瓦屋三大间，四个厢房。庙不大但菩萨、神仙众多。旧社会穷苦人多，体质差，头疼伤风无钱治疗，一般都是到庵里烧香拜佛，求些仙方（香灰）回去，用开水冲服，过几天也就好了，庵里的神仙菩萨有求必应，因此香火特别旺盛。

我的祖母非常善良，很信佛，一双小脚，走路晃悠，每当她到庙里烧香拜佛，总要我搀着敬香。记得十岁生日那天（腊月初八），母亲一早就带着我过渡船到通湖桥，沿着复兴街到北市口的国华理发店，按照风俗，剪掉了长在我头上十年的小辫子，我的干妈又特意给我买了顶六角型红顶子的瓜皮帽，戴在头上，身上又穿了件母亲为我亲手做的兰士林长褂、裤，一双免脸黑色棉布鞋。我一路显摆，蹦蹦跳跳，倒是吸引了好多眼球，真是风光得意，喜气洋洋！一到家，祖母喜笑颜开，即刻又要我去水月庵烧香拜如来佛，我就跟祖母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祈求长命百岁。妙缘和尚还拿来供果让我品尝，后又端来两碗香喷喷的腊八粥，我们祖孙俩吃得很香……

水月庵的腊八粥，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红枣、黄豆、青菜、红白饭豆、青豆、绿豆、黑白芝麻、白莲子、白果、长生果、鸡头米、野菱米、粘烧饼、馒头干和陈年的糯米灶饭团干等，待熬成粥时加适当的老红糖，这样腊八粥就做成了。这些品种中除老和尚化缘来的馒头、饭干、糯米饭干外，其它的都是老和尚用平时省下来的香钱，到北市口买的。初七这一夜老和尚在几位助手的帮助下，煮了好几大锅腊八粥，盛在几个大桶里用棉被盖好保温，天不亮，老和尚就一担担挑到杨家坞，给各家各户送腊八粥，每人一碗，穷苦老百姓和穷苦渔民最为感动，他们喝在肚里，暖在心里，感谢佛主和慈祥的老和尚！

高邮有句俗话说得好：“化一年的缘，还不够放一次腊八粥。”这正是说明老和尚的心地善良和宽宏大量。老和尚平常去百姓家化缘，把多余的饭食晒干收好，到年终又无偿发还给民众，佛教的教义是让天下所有人都能过上太平的好日子，人人平等，万事以和为贵。解放后破除迷信，庵里再也不煮腊八粥了。

从此我们家每到腊八都煮腊八粥，我五十岁生日那年，单位同事们要喝我煮的腊八粥，我特意在粥里放了一只鹌鹑蛋，并说谁吃到来年必有好兆头，大家都想幸运降临。不出所料，吃到的那位大叫起来，欢呼雀跃。次年他真是好事连连，腊八前又喜得一子，如今小孩已长大成人，就职于扬泰机场。想起此事快乐无比。

记载的行业，从选料、砍原坯、车床结构、螺刀加工到产品种类、用途等，都描写得十分准确而精美。特别是父亲在车床上做活

于平常处见佛心

——丰子恺和《护生画集》

□ 周荣池

一个人。一个很大的书市。没有被海洋一般的书籍所感动，倒是觉得那些堆积如山的架势很浮躁。书之于我们这些人而言，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选择，所以那些林林总总的招考实用书籍对我而言就不能叫做书了。直到在书市的一个角落遇见一本《护生画集》，像是在时光的角落里见到了丰子恺和弘一法师本人，窗外潺潺的冷风寒雨瞬间便温和滋润起来。

《护生画集》由擅长绘画的丰先生作画，由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丰子恺在序言中回忆道：“弘一法师五十岁时（一九二九年）与我同住上海居士林，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我作画，法师写诗。法师六十岁时（一九三九年）住福建泉州，我避寇居广西宜山。我作护生画续集，共六十幅，由宜山寄到泉州去请法师书写。法师从泉州来信云：‘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於此圆满。’”所谓“护生”者，实为“护心”也。在《护生画集》初集马一浮先生（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说“护生”则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

整个画集图文并茂，构图简约而寓意深刻，所附文字明白如话而又耐人寻味，充分显示了两位大师身上所共有的虚怀若谷、风雅独绝的魅力。这种简约而不简单在丰子恺看来其意义在于：“我认为佛教的不发达，不振作，是为了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使末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应该多开方便之门，多多通融，由浅入深，则宏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所以丰子恺是在简单中构建了深奥的意义，在滴水中折射了太阳的光辉。这种简约有这样几个基本的元素：

善意。《护生画集》中的善意是见于平常物事之中的，这种善意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在画集的序言中，丰子恺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是提倡素食的。有一位朋友质问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翁回答他说：“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丰子恺认为：“我的提倡护生，不是为了看重动物的性命，而是为了着重人的性命。假如动物毫无苦痛而死，人吃它的三净肉，其实并不是残忍，并不妨害慈悲。”这段话和萧伯纳的“杀得快”三字一样充满着人本的光辉。事实上，皈依佛门的丰子恺对于人之外的物事还是充满着善意甚至悲悯之心的——《今日与明朝》一画的题诗中便一目了然：“日暖春风和，策杖游郊园。双鸭泛春波，双鱼戏碧川。为念世途险，欢乐何足言。明朝落网罟，系颈陈市廛。思彼刀砧苦，不觉悲泪潜。”

天真。《螺螺背着房子出游》中一家三口看着盆里的螺螺背着自己的“房子”出游，这让人看到一个包含童心者的天真烂漫，看是充满孩子气，实在又是充满了闲趣。《却羨蜗牛自有家》中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羡慕的却是墙头背着壳的蜗牛，真是令人伤感又颇有趣味。这种趣味在丰子恺的画集中有时候还变成一种幽默。《间接的自喂》中，一个农人倒给猪食物，因为人是为了食肉才喂猪，所以便是“间接的自喂”了。这种思维只有一个有着天真烂漫情怀的人才会顿悟出来，令人莞尔。

诗性。一幅《春郊草味鲜》，那依依的杨柳，伏在牛背上的顽童，就那几笔闲淡的形影，令人品味良久。缘缘堂主人附诗：“日长耕作罢，闲步晚风前。牛背安眠好，春郊草味鲜。”丰子恺的诗性不是那种剧烈狂热，是安静智慧而充满力度的。《生机》一画中，破旧的砖墙上冒出一芽新绿，这种诗性是天生的，在目光中在血液里在灵魂深处，凡是可见可想之物事皆可成诗，皆可隽永不朽。

佛心，即觉悟之心。《顿悟入道要门论》中说：“不住一切处心者，即是佛心，亦名解脱心，亦名菩提心，亦名无生心。”佛在心中即自己已然成佛，于是便能从简约中看到深奥，于平常处见到佛心。《护生画集》中丰子恺的线条和弘一法师的诗与字看来只是平常物事，实是大师心胸灵魂的物象，便是广阔深奥的佛心了。

我的运河……

□ 朱健

儿提时代的运河是喧哗的，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是最正常不过了。记忆中运河水很清很深，父母的嘱咐则是很沉重：每年夏天是绝对不能下水的，否则……鉴别是否下水的方法很简单，朝膀臂某处用力一弹，如颜色变青，则受到的“奖赏”肯定免不了。但尽管这样也改变不了我们对运河水的亲近情结，用手扶着河堤，下身淌着河水走走，一来解馋，二来避免得到“奖赏”。对那些能自由地游运河几个来回的高手，我们则在岸边拍掌叫好，至于他们回家怎样解释、应付检查就不在我们考虑之中了。

初春刚至，偶过运堤，那儿时的感觉蓦然再现。御码头至二桥宛如一熟睡的处子，二桥如同一璀璨的发箍，流淌的运河水经过来往船舶的抚摸而像熟睡的少女酣酣地呼吸着。左臂（西堤）披着一绿色的丝袖，而右臂（东堤）却佩戴着一些少女的饰物：洁白的栏杆像玉佩，飘动的柳条像套在手腕的风铃。晨练者仿佛不忍惊醒她，那种陶醉及舒畅的表情，那种贪婪吸吮空气的神态，都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

夜晚的二桥是最美的，那二桥发出的光让我疑为耿庙的神灯已迁至二桥上，两岸的路灯及来往船舶上的灯所发出互相辉映的光不由得让人想起清代大侠甘凤池在御码头护驾一事：当年要不是是一片黑云遮住阳光，甘大侠就不会很顺利用手接住射向皇帝的那支金镖而护驾成功。如果甘大侠随侍皇帝巡视现在的御码头，再大的黑云也挡不住此时的光芒，那支金镖肯定不会被甘大侠接住，御码头名气则会更大了。

我的运河我的家……